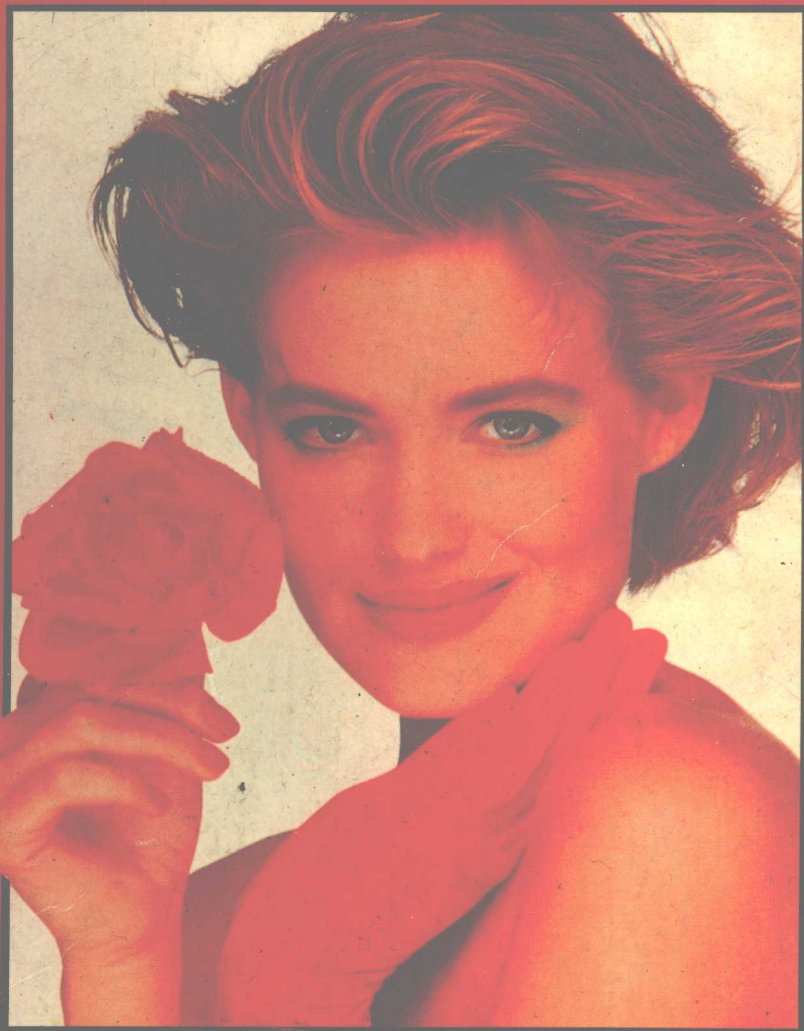


美国十大畅销小说之一

紅粉大亨

继《飘》之后的又一部名著

国内中文版独家授权



[美] 芭芭拉·泰勒·布雷德福 著

美国十大畅销小说之一

紅粉大亨

〔美〕芭芭拉·泰勒·布雷德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霍文翔 译

(川)新登字007号

责任编辑:胡焰

封面设计:江平

版面设计:江鸣

校 对:晓佳

根据Bantam Borks 1988年版译出

红粉大亨

〔美〕芭芭拉·泰勒

译者:霍文翔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蜀丰印刷厂印制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插页 4

印张14 字数300千

1995年3月第1版 1995年4月第1次印制

印数:1—5000册

ISBN7-5411-1211-9/I·1131

定价:(软装)13.80

(精装)18.80

红粉大亨

[美]芭芭拉·泰勒·布莱德福 著

霍文翔 译

根据Bantam Borks 1988年版译出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美国著名女作家芭芭拉·泰勒继世界名著《飘》之后的又一部力作。

女主人公爱玛·哈特出身贫寒，备受凌辱，从女仆到世界巨富的坎坷奋斗史。熔爱情、友谊、权利、商界为一炉。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成为国际经济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女大亨。

小说情节曲折，文笔动人，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美国社会现实。它充满尔虞我诈，冷酷无情，但也充满机会和鼓励弱者奋发创业的精神。女主人公爱玛·哈特因之成为西方女性情海沉浮的代表，奋斗成功的偶像。该作品一问世，即被誉为二十世纪的不朽之作，受到成千上万的妇女所喜爱。这部作品相继在各国翻译出版均引起轰动，连续多年成为世界最畅销书之一。发行量达百万册。令读者不忍释卷。

第一章

深 谷

1968 年

他艰难地行走于山谷
为自己的力量欣慰，
他继续前去迎接斗士

—约伯—

爱玛·哈特欠过身子，眺望窗外，这架美国悉德克斯公司的私人喷气式飞机正平缓地向上，穿过雾霭缭绕的积云，飞行在湛蓝的星空。晨曦与滚动的云团碰撞溅射，白光耀眼，爱玛一阵眩晕，急忙收回视线；仰靠在椅背上，她闭上双眼，一股奔突而至强烈苦涩的怀乡潮向她席卷而来，她骤感心神迷乱。如洗的碧空恰似自己的佩丽宫二楼客厅壁炉上方特纳风景画内的天空，她想，她像春风刮走了约克郡广袤旷野雾霭后的晴空。

回忆在佩丽宫度过的愉快时光，爱玛坚毅的双唇泛起一丝浅笑和少见的柔情，在她眼里，从荒芜的沼泽地中央拔地而起的佩丽宫，绝非凡人杰作，而是天工造物，是这个纷乱世界上唯一给她安慰和宁静的家。此次一别，屈指已有六周。连日来，她腻透了悉德克斯石油公司总部董事会上的唇枪舌战，早想返回纽约公司清静舒适的办公室。说来，她以前挺喜欢德克萨斯，愉快地瞅着自己的势力像当年在约克郡家乡一样不断壮大，但这次行程让她精疲力尽，爱玛懊恼地想，年龄不饶人，恐怕今后必须压缩在全世界飞来飞去视察的次数了。漫长曲折的生活旅途教会她绝对诚实的对待自己，而现实又提醒她还不到清闲的时候，悉德克斯公司以董事长哈里·莫里斯为首的那帮蠢猪愚笨危险，自以为是，她决不能掉以轻心。

爱玛睁开眼，正了正身，抛开乡愁，思绪又回到商务上，她为自己花费毕生心血创办发展的全球性企业而自豪，她不觉习惯性的微微昂首，冷峻的绿宝石眸子充满王者的力量。她抬起娇小丰圆的右手迅速抚了下剪吹入时纹丝不乱的银发。她的穿着一如她的发型无可挑剔。淡黄色法兰绒外套，线条简捷流畅，一串无与伦比的乳白色珍珠项链配上祖母绿胸针，雍容温雅，超凡脱俗。

她怜爱地端详着对面座位上埋头拟订下周工作计划的外孙女波

娜，连日奔波使那张孩子气的年轻脸上显出些许困倦。一瞬间，爱玛担心给她的担子是否太重，然而负疚感转瞬即逝，波娜还年轻，培养她的最佳办法就是压担子，给她机会发展自己，成熟起来。爱玛温和地开口道：“请约翰冲点咖啡来好吗？波娜。”

女孩抬起头。她不是人们通常称道的那种绝代佳人，只见她五官端丽，举手投足娴雅大方，生气勃勃。乌黑柔顺的短发愈发把光亮皙白的肤色衬托得宛如大理石雕像般光彩照人。下颌完全脱模于爱玛，果敢而不屈不挠。其实，最具特色的还是那双近乎紫罗兰色、聪慧生动的大眼睛。

波娜欢快地冲外婆笑笑：“当然，外婆，我也正想来一杯。”她说完起身朝前舱走去。

“她太瘦了，应该再长几磅。”爱玛盯着孙女苗条背影不觉自言自语，波娜是她看着长大的，从呀呀学语到窈窕淑女就没胖过，她是爱玛的自豪——是爱玛心爱的幼女戴茜的掌上明珠。爱玛最高兴的便是波娜儿时就表现出来的经商意识，她童年最快乐的时光是陪外婆在办公室处理繁杂的商务，到十四、五岁，她对众多复杂谋略显示出惊人的理解力，常令爱玛击案惊叹，这是她所有孩子和孙子们所没有的秉赋，爱玛暗自欣喜，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她成长，把对事业的希望和构想寄托在她的身上，害怕某天清晨醒来这颗希望之星突然消失。如今，波娜日渐成熟，已深入爱玛集团公司各项核心业务。爱玛内心欢喜却并不影响她采取比对待其他职员更严厉苛刻的态度培养波娜，23岁的姑娘完全明白外婆的一番苦心，处事比所有同龄女孩都更加精明能干，成熟老练。

爱玛新近把波娜提升到哈特集团公司的重要位置上，担任自己的私人助手，此举令爱玛的大儿子基特十分光火，野心勃勃的基特无法容忍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某天会爬到自己头上指手划脚发号施令。

女孩笑盈盈回来坐到椅中，“我去时约翰正为您沏茶，他说沏的是地道的中国茶。我告诉他我们想喝咖啡，对吧？外婆”

爱玛顺势点点头，“嗯，亲爱的。”她转身从旁边的公文包中抽出文件夹，递给波娜一份报表清单。“请仔细瞧瞧这份纽约商店的数据，我很想听听你的看法，咱们很快要作出重大决定。”

波娜警觉地扫了外婆一眼。“这么说，您要加快机构调整步伐。”她喜欢挑战。于是很快便聚精会神研究起上面密密麻麻的数据来。波娜跟爱玛一样，对常人倍感枯燥的资金平衡表上的数字具有天生的兴趣和悟力，她能一眼看出帐上收支盈亏情况，其精明和敏感度令人咂舌。

见外孙女全神贯注，爱玛微笑着抽出悉德克斯石油公司的文件夹，两眼闪射出满意之光。经过三年的较量，她终于赢了。专横跋扈的哈里·莫里斯被拉下总裁宝座，挂上有名无实的董事长闲职。这位自认为手段高强，老谋深算的家伙四十年来第一次向她大献殷情，企图挽回败局，但为了丈夫的事业不被毁于这头蠢猪之手，在董事会上，爱玛始终毫不退让，直至全体董事一致表决通过她的提议，踢开哈里，由她推举的人取而代之，她保住了悉德克斯。为此，爱玛高兴但不忘形，更没有报复式的狂喜，毕竟，该走的已经走了，该报的也报了，她平生踢开了多少挡路的男人，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爱玛在文件边注上自己的批示，随后取下眼镜同文件一起收进公文包，靠着椅背细细呷着热咖啡。片刻后冲波娜轻声道：“既然你已经出席了好几次悉德克斯公司的董事会，打算何时独立行动？”

波娜抬头，满脸惊讶，大叫：“外婆，您不会派我去独挡一面吧？这简直是把羊羔送给一伙屠夫。”波娜绝望地盯着外婆莫测高深的脸，心渐渐沉下去，上帝！她真决定了！外婆决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她仍旧怀着一丝侥幸试探地问：“您没当真吧？”

“千真万确”。爱玛有些不满波娜从未表露过的胆怯和畏惧。“我什么时候把严肃的事当成了儿戏？你心里最清楚，波娜。”话虽如此，爱玛考虑第一次派波娜主管情况复杂，十分陌生的石油公司的确难为了她，口吻柔和了许多：“不过，在你没有完全做好心理准备之前我不会派你去接管悉德克斯的。”

波娜用纤细的食指在文件夹上划来划去，沉冷片刻后说：“您凭什么认为他们非得像敬重您一样服从我？董事们的想法我一清二楚，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位富有无边财权的女强人的外孙女，一个娇生惯养，头脑简单的小美人罢了，他们绝不会听我的话，归根结蒂，我不是您！”

爱玛心头直乐，紧闭住双唇才没笑出声。原来自己误会了波娜。波娜就是波娜，小姑娘没有怯场，她只有某种受伤的情感。“亲爱的，对你来说，要改变他们的看法和态度易如反掌，这只在于你愿不愿意做。波娜。”

爱玛目光炯炯，探询般地盯住外孙女，继续循循谈来：“我一生中最不服气的就是被男人们低估，算来就在你这个年纪对抗情绪特别强。我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取得成功。波娜，你静心想想，当男人们自认为是在同一个低能无知的女人打交道时会怎样？他们必然放松警惕、甚至不屑一顾，往往无意间便把主动权拱手交给了我们。”

“话虽如此，但……”

“波娜，相信我的判断，难道我没有把握，会轻率地把心爱的外孙女弄到某个单调乏味危机四伏的鬼地方？”她自豪地摇着头说道：“亲爱的，我对你充满信心。除你母亲外，你是我所有孩子中最出类拔萃的，决不会让我失望。”

“谢谢您对我的信赖，外婆。”波娜平静而坚定地注视着爱玛严肃而和蔼的脸，一字一句地表示，“我会尽力而为，我保证我一定会。”

爱玛不由轻叹道：“商场如战场，别人怎么看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自己的评价，无论失意还是得志，你都必须认清自己是谁。”

“这点毫不含糊。”波娜叫道，“但我怀疑自己缺乏您所具备的耐劳精神和丰富见识，以及应变能力。”

爱玛沉下脸，“不，你错了，我有的你都有，而你受过的美好教育我却没有。今后千万别再让我听见从你口中说出这些缺乏自信的话。至于经验则缘于积累，我当然也能教你一些。波娜，假如明天我就派你单独去悉德克斯工作，我丝毫不会后悔。事到如今，你还认为我的

决定是心血来潮吗？”她欠身俯视着波娜，她放慢速度强调道：“你忽略了一个重要条件！当你以我的身份迈进悉德克斯石油公司总部，端坐到那个位置上时，他们就必须正视你的存在，不敢轻视怠慢。这就是权力所在！你作为执行董事长，我死后你就是你母亲的全权代表，成为悉德克斯公司唯一最大的股东，拥有数千万美元股票中百分之二十五的优先股和百分之二十的普通股。”她停顿片刻，察看波娜的反应，“记住！孩子，这是非同寻常的权力，关键时刻你的决定代表了公司的生死存亡。”

爱玛一席话像强劲的风吹散了波娜心头最后的胆怯，年轻的脸上重新焕发出自信的光彩。“您说得对，外婆，权力武器比金钱更具威力。”

“波娜，永远别怕失败，很多人惧怕失败，从而丧失了许多成功的机会。我和你同龄时整天只想着成功才能生存，没空考虑失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权力真正主宰一切，决不是金钱和空谈。无须讳言，缺吃少衣时钱才必不可少，这以后，钱退居为一种附属品，一种工具，通常人们以为权力使人堕落，其实那只是滥用权力的结果。品德高尚的人，大权在握会令他更加高贵。”爱玛一气说完，舒畅地拍了拍波娜的手背，仰靠到椅背上。

波娜沉思着不断点头。随即为外婆和自己重斟一杯咖啡。

从舷窗外泻进的阳光在她的黑发上跳跃。他的眼睛，他的头发……爱玛在心中轻轻呼唤，眼前不知不觉地蒙上了一层水雾。她笑自己事隔几十年，一想起他还如此多愁善感。

“说眼前罢，波娜，”爱玛啜了一小口咖啡，放下杯子说，“离开纽约后，你计划怎么去管理巴黎百货公司。想在管理上作些调整吗？”

“嗯——”波娜稍一犹疑，“如果您需要，我会去巴黎，说实话，走前我想回约克郡呆一阵子。外婆，我原以为您会让我负责约克郡的百货连锁店呢？”

爱玛敏捷地盯了眼波娜，猜透了她的心思。她看见女孩象牙色的脸庞骤然间泛起两朵红晕，便柔声反问：“你为何突然对约克郡感兴

趣？那儿肯定有令你神往的东西！，是吉姆·法哈利！？”

波娜费劲地扭了扭身体，避开外婆洞察一切的深邃目光，尴尬地笑笑，低声辩解：“别戏弄我！我只是去北部的公司查查帐而已。”

“查帐？”爱玛饶有兴致地继续看着波娜，读懂外孙女的思想就像读一本明明白白的书。“用不着找借口，我清楚你是去看他。”该死的法哈利家族。爱玛心里诅咒着。

波娜圆睁两眼，嘴唇颤抖，她悲怆地喊道：“早结束了！我们几个月前就分手了，各奔东西。”她随即打住，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便低头不再言语。

爱玛轻笑起来：“干嘛要遮遮掩掩，我一直认为我们无话不谈呢？”

“我开始瞒着您是因为知道法哈利家族是您的冤家对头。上帝作证，您一生够坎坷了，我没理由再给您添烦恼。后来我拒绝见他，平平淡淡分手，毫无损害。”

“事过境迁，”爱玛喃喃道，“我已不在乎法哈利家族。亲爱的，如果你真想回绝他，我可要雇那小子主管约克郡报刊联合公司啦。”

自己真的不在乎法哈利家族了吗？爱玛扪心自问。打在生命中的烙印难道已被时间之手轻易抹去？她突然感到口干舌燥，苦涩的笑凝固在眼角唇边，浑身酸楚无力，闭上眼，恍恍惚惚中浮现出埃德温·法哈利飘摇不定的形象，转瞬又叠印出活灵活现的吉姆·法哈利的影子。

一直注视着外婆的波娜，被她脸上的忧伤神情吓了一跳，她一边在心里狠狠责备自己，一边慌乱地安慰外婆：“一切都过去了，拒绝他我心甘情愿。外婆，我这就去巴黎。请别这样，我受不了！”说到最后，波娜竟抽泣起来，紧紧抓住爱玛的手。

渐渐地，理智战胜了决堤的感情，爱玛脸上恢复了一惯的平静与庄重。她转开话题：“好啦，波娜，飞机一到纽约，我想直接去办公室见盖伊，她在电话中的声音有些不对劲。”爱玛若有所思地追问道：“难道你没听出来，波娜？”

女孩揉了揉眼睛，庆幸由吉姆·法哈利引起的风波终于平息了。她回答：“没有，听上去一切如常，您为什么问这个？”

“直觉告诉我一定出事了，盖伊有难言之隐。”爱玛整理着自己的思路，“从伦敦返回纽约后，盖伊突然变得焦虑，常常欲言又止，当时我忙于对付哈里那家伙，竟忽略了她的异常。”

“不会是伦敦商务出差吧？”波娜机警地推测。

爱玛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疑云沉沉压上来。“见面后就清楚了，处理完这些棘手的问题，我该过平静悠闲的日子了。”

她伸出手指有节奏地敲了一会儿桌沿，瞥了眼窗外层层翻滚的云浪，像对波娜又像对自己轻声说：“飞机很快要着陆了，一切都会有结果的。”

二

哈特集团在美国的公司总部，其办公楼共有六十层，位于50号大街公园大道侧的现代化办公楼群中。如果说多年前由爱玛·哈特一手创办的英国百货公司连锁店是她成功的标志，那么，哈特集团则是当之无愧的心脏和神经中枢。庞大的机构所属分支伸向大半个地球，控制着难以计数的服装成衣厂、布料纺织印染厂、房地产业、零售公司，报社等等，以及英国几家主要大公司的巨额股票。

作为哈特集团的创始人，爱玛拥有百分之百的股份并任总董事长，在爱玛的精心经营下，哈特集团日渐壮大，股票在伦敦股市持续坚挺，每年带给爱玛数百万英镑的进项。而这笔钱只能算她全年总收入的一小部份。已故丈夫遗留给她的悉德克斯石油公司百分之四十的股份和澳大利亚的大规模投资产业也收益颇丰。

爱玛习惯每年乘飞机奔波于庞大商业帝国的各个地区总部，喜欢事必躬亲。她听从直觉，运用经验对重大商务活动及时作出判断和指示。

轿车将她和波娜从肯尼迪机场一直送至办公大楼门前。爱玛跨出轿车，不由自主地打个寒颤。寒风夹裹着大西洋的水雾扑面而来，但却阳光灿烂，这竟使爱玛忘却了时下季节。孩提时被冻得血液凝固，筋骨僵硬的感觉仿佛又回到了身上。她定定神，记起眼下正是严寒的元月初。

爱玛和波娜快步走向电梯间，沿路爱玛忍不住咳了几声，一旁的波娜担忧地望着外婆，她知道爱玛在离开德克萨斯州的悉德克斯总部前染上感冒，一直未愈。岁月无情，波娜暗忖，这趟公务结束后回约克郡休整时，一定要说服外婆保重身体，减少奔波次数。

稍顷，电梯停在第三十层，迈出电梯的同时，爱玛同波娜商量，“亲爱的，我想先找盖伊单独谈谈，你去同纽约百货公司总经理约翰

· 斯通先生核实资金平衡表，我们呆会儿碰头，好吗？”

波娜点头同意：“行，有事请叫我。”

穿过接待室时，爱玛亲切地同接待员寒暄几句，迈着轻捷的步伐走进自己的双门办公室，顺手把门紧紧关上。她不喜欢美国人开门办公的习惯，认为会分散注意力。

回到她真正的领地，爱玛脱下花呢大衣，连同手提包一起随意甩在沙发上，只抱着文件夹走到办公桌前，她十分欣赏这张由金属架和透明厚型玻璃简单组合的巨形办公桌。它占据着呈扇形的办公室尾部的显眼位置，正对整整一堵采光充足的落地玻璃墙，放眼望去，市景尽收眼底。

爱玛端坐办公桌前，一眼望去，台灯、笔架、文件和并排的几部电话井然有序，一尘不染。她戴上老光镜，读完电话记录和手边急等批示的文件，伸手按响蜂鸣器。

稍顷，盖伊推门而入。她约莫三十七、八岁，高大丰满，妩媚而不娇艳，庄重而不呆板，自十二年前受聘起，便以勤奋、高效而深受爱玛赏识。担任爱玛的执行秘书六年来，盖伊更是忠心耿耿，她敬佩爱玛的才华品德。

几周未见，盖伊几乎判若两人，脸上失去了往日的从容，显得憔悴忧虑，眼圈乌青，目光游移。虽然她尽力控制住异常情绪，却无法逃避爱玛的目光。爱玛心中一沉，表面上不动声色，亲切地请盖伊在桌子对面坐下。她注视着低头玩弄记事本的盖伊，平静地问道：“出了什么事？盖伊。”

盖伊犹疑不决，沉吟片刻后脱口道：“没事，哈特夫人。近来事务繁多，又刚从伦敦飞回，时差令人疲倦，你知道我又爱晕机。”

“让我们忘掉晕机和时差吧，盖伊，用不着找托词。好了，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纽约还是伦敦商务遇上了麻烦？”

“不！”盖伊声音有些变调，她急忙佯装看窗外，避开爱玛敏锐的目光，脸色却愈发苍白。

爱玛的心一阵紧缩，意识到事关重大，她交叉双手平放在桌上，

欠身端详着跟了自己六年的秘书，发现盖伊已被极度焦虑折磨得几乎精神崩溃。她委婉地启发式地问道：“请原谅，是私事？”

“不是，哈特夫人。”回答近似耳语。

“既是公事，又有何难以启齿呢？”爱玛眼镜片后的两眼闪闪发光，“是做错了什么事？盖伊，你跟我时间不短，难道还不了解我——”

“哦！我知道，可这事……哈特夫人……我真不知……，不，没事——”盖伊语无伦次地哽咽起来，泪水夺眶而出。

爱玛不再追问，她起身走到酒柜前斟了两杯白兰地，轻轻拍了拍盖伊颤动的肩头，温和地劝慰：“喝吧，喝完就会好些，亲爱的。”

盖伊感激地接过酒杯呷了一小口，顿觉火辣辣的热流一直滚向心窝，情绪果真平静许多。她抬头望着沉稳如常的爱玛。“谢谢您，哈特夫人，我好多了。”

“很好，盖伊，现在可以讲了。别担心，天不会塌下来的。”她盯着秘书，以肯定的口吻问。“此事与我有关，对吧？”

一阵恐惧又袭上盖伊心头，她明白话一旦出口会给爱玛雷霆击顶般的打击，但却必须告诉爱玛。“上帝！”她哭道，“让我从何谈起？”

“开诚布公，盖伊。”爱玛鼓励道，“如果没有头序，就直插主题，从中间说起。我想这是谈论麻烦事的最佳方式。”

盖伊点头收泪，眼望着爱玛身后，神经质地紧绞双手，开始节节巴巴叙述起来。

“因为……我记得……我回去……听见他们在交谈……不，是大声争论……他们互不相让……，怒气冲冲……他们说……”

“等等，盖伊。”爱玛举起右手打断对方莫明其妙的话，“对不起，能否讲得更清楚一些，我知道你心烦意乱，请告诉我哪扇门？”

“原谅我语无伦次，哈特夫人。”她深深吸口气，“伦敦。董事会大会议室通往资料室的大门，上周末晚，我第二天准备飞来纽约，突然想起董事会后忘了关掉录音机，我穿过资料室走到那扇微启的门面前。”

爱玛脑海里浮现出伦敦董事会总部那间装备先进的会议室。不错，一年前由爱玛亲自指示将会议室同资料室连通，并在每个座位下装上微型录音器，一来便于开会时随时查阅有关文件，二来盖伊可以根据录音从容整理会议内容。她颌首示意盖伊接着讲。

“透过门缝，我瞧见他们……我十分为难，进退维谷，既害怕他们听见我锁门，又担心有人知道我偷听，犹豫再三，我关掉资料室电灯。哈特夫人……，我……”盖伊咽下口水，一时语塞。

“哈特夫人，我——我没存心想偷听，您知道我的为人。那只是偶然撞上……我听见他们说……说……”她又一次喘息，嗓音嘶哑，“他们说，不，是其中一人说您老眼昏花不中用了，难以继续管理庞大的商业帝国，应该制造舆论迫使您让步；否则引起股市暴跌。他说您为了顾全大局会同意让位。他还说一旦您放权，准备零打碎敲地把百货公司及连锁店卖给几家公司，如果得手，哈特集团亦如法炮制……”盖伊迟疑地停住口仔细地打量爱玛的反应。

爱玛面无表情，身似雕塑。空阔的办公室一片死寂。严冬里惨白、了无生气的阳光透过玻璃墙，投下巨大的光影，微尘象精灵似的在光柱中跳舞。室内，空调发出轻微的“嗡嗡”声，温暖如春，爱玛却感到犹如置身冰山雪地，冷彻心髓。她不易察觉地晃了晃身子。

“请放下窗帘好吗？盖伊。”她沙哑着声音低声吩咐。

盖伊弹起身快步上前按下自动旋钮，室内光线顿时变得柔和宜人。她重新坐回椅中关切地问：“哈特夫人，好些了吗？”

爱玛闻声慢慢抬头茫然地望着盖伊，干涩地说道：“别管我，请说下去。我必须原原本本地知道。”

“好吧，后来另一个声音说您快八十岁了，反正日子不多，何不等您寿终正寝以后再行事。第一个人立刻说恨不能一枪把老顽固的你打死在床上……”盖伊用手压住嘴，惊恐地呜咽，“哦，对不起——我不该重复这些该死的话。”

爱玛挺直上身，双眼寒光四射，冷冷地自嘲：“告诉我那两位先生是谁？盖伊，其实我早已心中有数，不过核实核实罢了。”

“上帝饶恕我！哈特夫人，但愿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她的声音接下去细若蚊蝇。“安斯利先生和劳瑟先生。他们不停地争论，一个坚持现在说服其他兄妹篡权，另一个主张静候您去世，因为他们手中没有足够控制全局的股份，任何轻举妄动都是徒劳。劳瑟先生声言您已授权他主管连锁店，也即意味着最终将留给他所有股份。他劝安斯利先生打消出售连锁店的如意算盘，这下惹恼了安斯利先生，他大发雷霆，歇斯底里地冲劳瑟先生骂最难听的话。后来不知两人又说了些什么，劳瑟先生建议卖掉哈特集团，大家都能如愿以偿分得巨产。劳瑟先生还格外关心波娜小姐同您的关系，他问安斯利先生那黄毛丫头施用了什么魔法骗得您的信任。讨取您的欢心。他的话再度使安斯利先生暴跳如雷，喊着应该立刻拟定计划，伺机行动，事情宜早不宜迟，因为您的遗嘱对他们十分不利。”

盖伊滔滔不绝一口气吐出郁结在心头多日的话，浑身像放下一块大石板样轻松了许多，一直颤抖着的双手奇迹般停止了抖动。

爱玛惊恐万端，瞠目结舌。她万万料不到自己的亲生儿子会朝她后背捅刀。血液夹裹着绝望直冲脑门，她一阵头晕，浑身像虚脱般软弱无力，强烈的遭背叛的感觉沉沉地压向心房。天旋地转中，她只觉自己被巨大猛烈的旋涡卷向万劫不复，暗无天日的深渊。

罗宾·劳瑟、基特·安斯利。自己的亲生儿子，一对从小互相仇视，同母异父的兄弟竟是这场阴谋的策划者和同谋，为了一个肮脏的目的勾结起来对付自己的母亲。想到此，爱玛五内俱焚、万念俱灰，忧愤煎熬着爱玛的心灵和肉体。隐隐约约从深渊的边缘传来盖伊焦急的询问。

“哈特夫人！哈特夫人！您病了吗？”

爱玛冰凝般锐利的目光死死盯住盖伊，面部肌肉僵直，开口问道：“你敢肯定所言无误？盖伊，我并不怀疑你的诚实，但仅凭头脑记忆总有差异吧，要知道，你的话一字千钧呵。”

“是的，哈特夫人，我发誓刚才所言千真万确。既没有夸大其辞也没有任意增删。”此时的盖伊已恢复往日的干练沉稳。她打开随身带